

# 西安事變親歷記(上)

李逸儕

## 引 言

在半個世紀之前，受共產邪說迷矇了心竅的匪徒們，嘯聚在湘、贛等地，始而燒殺擄奪，而據地稱兵，再受赤熊支撐，遂成氣候，後來耐不過國軍碉堡圍剿，不得不放棄其盤據有年的寧都老巢，突圍西竄。

國軍跟踪追擊，到處堵截兜剿，迭予重創，在民國二十五年秋冬間，將有數的幾個匪酋和殘餘匪兵，重重禁錮在陝北一隅荒涼地帶，已成釜底遊魂，自不難一鼓就殲，永絕亂源。

萬沒想到，那喪心病狂的張、楊兩禍首，既爾昏天黑地誤中了匪徒狡峻蠱惑的詭計，猝然引發了雙十二西安事件，致使十年勦匪功業，廢於一旦，予匪以死灰復燃之一線生機，卒成心腹大患；使億萬中華兒女，從而遭受空前浩劫，言之憤惋萬千。

事隔四十六年，筆者年已八十有二，百念俱寂，惟雙十二事變時筆者任空軍少校隊長，親歷事變，對亂黨的荒謬怪誕無知，記憶猶新，趁手腦尚堪運行，爰將個人當時的感受，略作追述。

## 突遭搶劫。莫知所以

事件發生在寅夜，筆者在西安西門外，機場邊舊營房裡，驚覺後，即有一軍官，幾名槍兵，很兇惡的搜繳了我們的武器，接連着一羣亂兵，又像土匪闖進來，洗劫了我們所有的公私財物，在擾攘中，聽到遙遠處幾聲砲響，判定是不尋常的事故發生了。

大家一直悶在葫蘆裡，因為我們已在莫名其妙形勢下，成爲俘虜，行動受了限制，我曾經問過初顯形搜槍械的軍官：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」他的答覆是：「等天亮，你自會知道的。」

這座營房裡，駐有我們同樣的三個工作單位——空軍中隊——同時同地，遭受到同一命運，人數多，自也不感枯寂與驚惶，只有相對無語，坐以待變吧！

有兩位隊員，不耐久待，想外出一探究竟，竟遭門衛阻攔，回來報說：「搶奪我們財物的，就是營門守衛的那些叫花子兵！」

不錯，搜繳槍支，或許是奉命行事，搶奪財物，則是趁火打劫，這些叫花子兵——楊虎城的

西北軍，皆土匪收編者，裝備破爛不堪，形同「叫花子」——自從擔任了我們營門守衛，每看到我們人員物資進出，整潔充裕，早已眼饞心嫉，常思染指矣，遇到這樣好機會，當然不肯放過。

## 好友傳報。群憤憤激

黎明，一部黑色轎車，直闖進來，停在我住屋門口，跳下來的是夏廠長——西安汽車裝修廠廠長——他神色緊張，不多言，就拉住我的手：「走！趕快到我家去，我是專程來接你呀！」我見他這般張惶，更加墜入五里雲霧中，便想先穩住他的情緒，再細問端詳。

這時已有好多同事圍攏來，都想聽聽什麼消息，我力持鎮靜，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故，他依舊很急促要拉我上車：「到家再說吧！」

這時房門外，幾十條小夥子，見他只想拉我走，而不說正題。都光起火來，一個個擦拳摩掌，環伺着他立刻道出實情，否則將會不利於他的架勢。

夏廠長也很機靈，眼見衆怒難犯，再隱瞞怕要吃眼前虧了，於是直截道出：「事情就出在臨

「大家聽到臨潼二字，齊聲驚呼：『啊！一聲震屋宇，直把個夏廠長嚇得發抖！他急忙接着說：『請不要激動，領袖無恙！且已接他老人家進城來安居了。』說完，他仍要拉我上車離去。在每個人的關切、疑慮情勢下，不要說想拉我走，即使他獨自想走，恐怕也難於起步。」

我只得屏住氣，從容向大家說：「這位夏先生，是專來向我們報信的，大家還沒等他說完，就激動得讓他無法說起了，現在我們既已知道領袖安寧。事態當不會太嚴重了，請大家各歸本隊，容我和夏先生單獨談談，再向各位明確的交代。」並聲明，我絕對不會同夏先生離開此地。

這位夏廠長，真正是古道熱腸，他把臨潼事故，扼要的說給我聽，他並說，他關懷着幾位老友的安全，他曾經去過省政府，把邵主席「力子」夫婦，車送到西京招待所，安置妥當，又將張指揮官「有谷」夫妻，接到他家安居，他又說：「事件演變到什麼程度，實難預料，我總認為你應該先到我家，暫避鋒頭。」

經我一番解說；不能離開駐地，並感謝他的關懷，尤其對他營救了邵主席、張指揮官的事蹟，冒了混亂的寒夜，仗義行仁，殊深欽敬。夏廠長去後，我向大家作了簡報，一個個唉聲歎氣，心地不寧，而又莫可奈何！

### 群雁落樊·仰天呼號

八時左右，一架諾斯羅普戰機轟炸機，飛臨營房上空，大家聞聲，齊到戶外望空招手，該機立即俯衝而下，作低空盤旋，時而關閉引擎，對

我們喊話，惜非擴大音響，聽不清楚，這羣仰望的人們，說不出是悲號？是歡呼？那種高亢的吶喊，傳不到飛機上去，倒也響徹雲霄。

這時驚動了門衛上的叫化子兵，持槍跑來，迫使大家回到屋裡去，惟有空軍長人，隊員張錫祐——南開創始人張柏荅先生的哲嗣，身高二二〇公分——屹立中庭，不為所動，手持紅白色圍巾，向空搖擺，待飛機昇高離去。

叫化子兵，高聲喊叫：「你們聽着！再有飛機來時，誰都不許出屋觀看，不聽命令，我就開槍，打死活該！」

這場面太使我感動了，因為此情此景，太激昂，太淒慘了！我們真的成了牢囚？諾斯羅普專為探監而來嗎？我想，任何傑出的小說家、編劇家，都不可能有此構想，所感是我筆不生花，未能把當時每個人內心的悲憤、期望和展露在面孔上的表情，繪形繪聲，描寫成一幅「羣雁落樊圖」——飛行人的厄運。

### 踏碎「放報」·藉抒「積憤」

下午，在愁雲慘霧籠罩下，一座靜悄悄破營房裡，驀地跳出一個報童，左腋夾着一疊報紙，右手一張張扯下，邊跑邊丟，連聲喊叫：「放報！放報！不要錢的放報！」一霎那跑遍了營房，丟光了報紙。

什麼放報，放報？一經檢視，映在眼簾的，竟是「人民解放日報，」大家不約而同地喊出：「放什麼？簡直放屁嘛！」又有說：「放狗屁，

怪不得臭而不可聞也！」摔擲地上，一脚踩個稀爛。

這雖算不得什麼解頤歡笑場面，但幾聲吶喊，確可藉此發洩胸膈間不平的鬱滯，比之悶坐愁城，相對無言，舒暢多了。

稍後，天空出現道格拉斯飛機，不悉何人何事，從何處飛來，事後方知李懷先生，由成都飛來，例行巡視，他起飛之前，未聞此間事故之發生也。

### 寅夜救難·忠肝義膽

傍晚，夏廠長又來，形色不像晨間那樣倉皇了，但他還是說要接我出去，理由是時局演變難測，張指揮官伉儷已安住他家了，接我去湊個熱鬧，既安全又不枯燥，我仍堅持婉謝了。談起他寅夜驅車營救邵主席和張指揮官的經過，有聲有色，情節感人，十足表現出他為人的誠摯、熱情。

事件初傳，他料到長安城，必有一番騷動，他首先趕到省政府時，見門衛撤離，庭院一片漆黑，只有接待室，微顯燈火，隱約中，一老者憑窗窺伺，神情似有餘悸，經婉問，知已遭劫，府中人猶匿身暗處，屏息不敢出聲。

他料想邵本人，不會離開省府，於是持電筒，直入內宅——官邸——闕無一人。即站立中庭，高喊主席：「請出來吧！我是夏廠長，專程來接你，你不信任我嗎？你不再露面，我可要走了！如果再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從夾道裡，蹣跚出一位中老年人

，走近前長跪在地：「廠長救命，廠長救命啊！」

「請起來，有話快說，主席在哪裡？」

「我是主席的管家，請隨我來。」他引夏廠長進入一僻屋：「夏廠長來哉！」在手電筒照射的一張方桌下，管家掀開草席，邵主席露頭了，看他那五短身材，倒還很靈活的鑽了出來，只是灰頭土臉，腳手還在抖顫，驚魂未定，加以天寒地冷，形象顯然狼狽些。

「噫！老夏，你來就好了。」大主席定定神：「老命幾乎送掉！內人摔斷胳膊，還不知怎樣哩！」說時，即見僕婦使女，攙扶了邵夫人，從後面走過來，神形萎靡，呆立無語，時而皺眉縮頸，若不勝其創痛者——原是他夫妻聞警，想躲入假山後避難，慌促間跌倒，摔傷左臂，為時亂兵已至，不及送醫，匆忙避入僻室。

破曉時分，府中人知情勢好轉，不再隱藏，夏即吩咐眾人，照料他夫妻登車，由侍女隨護，送往西京招待所——中央大員行館，曾遭劫難，平明已歸安定——妥為安置。

### 惦念老友。連趕三關

事有巧合，夏廠長從西京招待所回程，途中驛地裡有人攔車，識得是空軍指揮部副官李培盛，報稱張指揮官聞變，從寓所馳往指揮部——在西門外——行至西大街，遭亂兵阻攔，搶去了皮包、大衣，汽車被劫走，張乘間掩進一家澡堂子裡躲避，一直不敢外出。

一同找到那家浴室，把張接出，送往崇恥路

張的寓所，至則見街門開敞，庭院、房間，器物零亂不堪，知亦遭劫，經張連聲呼喚，夫人和愛女，才從廚後柴房踱了出來，雖無任何傷害，但飽受驚嚇，面色蒼白，狀至悽惶。

張指揮官家遭洗劫，勢難復居，況局勢混亂，安全堪虞，乃循夏廠長之敦請，偕同妻女，遷往夏家暫住。

夏廠長於吩咐家人，為張家三口安排住處後，即不稍待，趕來營房接我，這趨意願雖未達成，而在寒夜混亂中，不憚勞瘁，把邵主席、張指揮官，從危難中，接應到安全處所，又馬不停蹄，到營房接我，這份豪俠、熱情，頗值得欽崇、景仰，在他本人，也自覺得為友人分憂，義無反顧，「助人為快樂之本」，何況是扶危救難哩。從凌晨到黃昏，這第一天感受，大致如此。

### 雁行零落。焦慮萬狀

翌晨——十三日——整個營房裡，仍是一片沉寂，今天的早餐——換了稀飯饅頭——大家都沒胃口，我正提醒人們：「喝盪熱稀飯，免得空著肚子，容易受涼感冒。」忽然又傳來「放報，不要錢」的叫聲。有人不耐煩地撿起：「又來放了，倒要看看它今天又放些什麼屁？」

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呀！」一位山東籍同學，有意的打破沉悶，引起大家興奮注意。這位同學拿了報紙，唸出「西南各省，通電響應圖存救亡八大主張」，然後大聲說：「這是標題，它的內容是說：西南上的人們都說，這、楊兩個小舅子家，那些兔子，忘八大出喪！」

「諧聲押韻，編纂妙絕，尤其是用他那清脆的山東口音，朗誦出來，引逗得人們笑不可抑，有的真噴了稀飯。這是從事件發生，三十多小時來，第一次聽到的笑聲。」

時間約略在上午八時左右——手錶都被劫去——又聞機聲，有人望見是本隊一三〇三號機，不知是在固原的何人駛來，降落後，也無法探問，只好由它！

近午，機聲大作，架數多而不成隊形，低飛繞場，陸續降落，知是駐固原的飛機，全部飛來了，他們下機後，想必是不准自由行動，也像被押解着回到營房來的。

患難中重聚，亦悲亦喜，互談衷曲，知他們在固原，未受驚擾，因為那裡的東北軍，紀律較佳，對他們無犯秋毫，可是他們留在此間，隊部裡的財物，也一掃而空了。

我隊在固原，原為七機，一週前，我回西安，辦年終考績，飛來一架，餘六機由副隊長李英茂——韓國人——率領，與另兩個隊，聯合作戰，我原定十二日，回固原防地——趁一人一機空位，購辦了一些衛生、康樂及香煙罐頭等品，準備帶往前方應用，沒想到，就此全部泡湯。

李副隊長領隊，飛回四機，隊員不到十人，三位分隊長，都沒回來，使我大吃一驚！看他那無精打采的形象，必然是發生了什麼特別事故！

「那些人和那兩架飛機，怎麼樣了？」我急急地追問他，他嗚嗚嗚嗚地反問我：「安分隊長（錫九）沒回隊部來嗎？他送一位陸軍上校——實際是監視他的——先飛回西安來，他起飛在我

們起飛兩小時之前，他……」

「不要說了！」我截斷他的話：「我知道——三〇三安錫九飛來的了，他不曾來隊，這不要管他，我只問你！蔣紹禹、李連捷——兩位分隊長——往哪裡去啦？」我的神色，想是有些激動了。

「隊……隊長，請莫着急！」他的語調，更不自然了，「蔣分隊、李分隊，他兩人是在平涼站，加油後再起飛，就不見了，我知道，他們飛回洛陽去啦，還有隊員張鳳瑞、陳衣凡，和別的隊上飛機，一道飛走的。」

### 移花接木。空際轉航

從固原飛西安，要在平涼航站加油？此中奧妙，可以想見，幾架飛機飛回洛陽，是件成功的快事，我不再提心吊膽了，究竟他們如何安排？如何實施？我倒願聞其詳，韓國人講華語，不太流利，大致情形是這樣：

駐固原作戰飛機，二十餘架，這天早晨，由安錫九送某上校，飛來一架，其餘各機，全部歸東北軍劉多荃師部參謀吳錫凱編排——不分隊別、人員、職級，凡已知有眷屬在西安的，概派為正駕駛，餘者均搭乘後座，吳錫凱與李英茂同乘，隨行監視——飛回西安。

這是吳錫凱，為防制空中脫逃的一項巧妙的安全措施，他沒顧慮到，中途在平涼航站加油時——由固原本可以直飛西安，無須中途加油，這是蔣紹禹和幾位同學的計謀，偽稱油料不足，藉平涼降落的機會，另有打算——於忙亂中，運

用了「移花接木」的手法，有幾架飛機，得以中途轉航，飛回洛陽去，這不僅是蔣同學等，應變中的才智表現，也正是中國空軍，忠勇德性的發揚。

兩地的同學們，儘管都嘗受到或輕或重的劫難，今天重湊在一起，彷彿都已忘却了昨天的慘痛，更不理會明天——今後——還會有什麼不幸與不幸的事件來臨，在一陣熱烈地擁抱歡笑過後，空一羣、倆一夥，分組相互垂詢慰藉去了，午餐後，各歸各室休息，算是渡過了大半天，比較輕鬆安定的好時光。

### 假名安撫。居心叵測

下午，安錫九露面了，大家聚攏來——他在衆人心目中，已被視作神秘人物了——希望在他口中，得到一些什麼消息。與他同來的，是一個面貌冷酷，而乖狡形於外的傢伙，經介紹，原是張學良勳匪總部的諮議張在善，東北人，自稱曾在日本學飛，他的開場白，大意是說：昨天事件發生時，因部隊防區不同，衛護難周，致使同仁們頗受驚擾，總司令十分關切，特派本人，會同安錫九同學前來，代表致慰問之意。」

同時還帶來一些款物，由安錫九接轉，作為全部人員暫維炊食之用，末了他又說：「總司令對各位特別懷念，一再囑咐本人，要切實照料，自當竭誠為各位效勞，諸位今後有什麼指示或意見，即請由安同學轉告，保證都能讓諸位滿意的。」說時搖頭晃腦，聽來就是一篇廢話。

張學良的東北軍，尚能守紀，機場警衛，原

是歸他擔任的，所以還能安謐如常，以比楊虎城的西北軍那樣無法無天，任意搶掠，倒像是仁義之師，然而，今後給我們造困擾，使我們受威脅的，乃是東北軍，而非楊虎城。

蓋自事件發生時，楊虎城是想把中央在陝西的人員機構，全行殺害毀滅，把中央軍趕出界外，這是他主要的動機，尤其是王耀武部，駐防陝南——漢中——是他心腹大患，想藉此將之驅除，別無他圖。

所幸張學良對楊虎城的行動，發覺尚早，而能及時鎮壓，大力遏阻，未釀巨災，否則西京招待所，多位中央大員中，殉難者，當不只邵元冲一人而已，所憾的是在東北軍中，潛伏有野心的偏激分子，飛機搗亂，希望事件擴大，混水摸魚，留陝的空軍，遂成爲他們處心積慮爭取的標的，有的想誘往延安，有的想據爲己用。

張在善蓄意惡險，事件發生的當日，他即以張學良的名義，急電固原的劉多荃師長，速派員偕同——監視——安錫九飛來西安，是想藉他與安，有師生之誼——安錫九在東北航校受訓時，張在善曾當過學員班班副——利用安作爲他與在陝空軍之間的橋樑，妄想達成其拉攏、策動之詭計陰謀。

張在善是否正牌共產黨徒，不得知，九一八後，東北航空人員，都歸併中央，張獨奔往新疆，作政治活動，不久，被盛世才遣返，其後，在張學良總部，挂名諮議，娶原在瀋陽聞名的老牌共產黨孫女某爲妻，時刻不忘替共匪効勞立功，藉求上進，此時，他認爲機不可失，乃決心對空

軍下手。

當安錫九到達西安時，張在善親至機場迎接，下機後，即同往見張學良，經詢知安的來歷，即訓示他倆：「此番行動，只是爲了促使中央，化除界限，全力抗日，以期早日規復家鄉，對中央的武力，當竭盡心志，衛護完整，尤其是空軍，更爲重要，目前大局尚未十分穩定，惟恐少數不良分子，趁勢破壞，特派你二人出面，負責對中央空軍人員、器材，作最妥的安置、照護，不容稍有缺失。」

因此，安錫九初未料到張在善暗懷鬼胎，別有異圖，故當他二人到營房慰問時，只由張在善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言詞，安錫九未發一言，僅向我略述了張學良，囑咐他們的談話。

第三天，由於中央派幹員，飛來西安，向張關說，張學良概允，將在機場停放，尚未使用過的一個「諾斯羅普」轟炸大隊——新機二十七架——飛回南京，並下令，將各隊飛行人員，搬進城內，另覓舒適的住處，地勤人員，仍留營房待命——我們住進了花園飯店——同時恢復了我空軍電臺的通訊工作。

這種措施，足以證實張學良對中央空軍高度愛顧，雖然他的屬下，曾有少數不良分子，混入楊部亂兵，助紂爲虐，經他及時彈壓，旋歸平息。

### 擺脫囚禁。遷地較良

無識無知、頭腦簡單的楊虎城，聽說我們受到張學良的禮遇，要離開營房，他也想示好中央

，邀請我們到他的「衙門」裡去赴宴，把「階下囚」捧爲「座上賓」，並講出幾句陳皮道貌的話，我們對之毫無歡愉的表情——昂首而來，搖頭而去。

花園飯店，是座兩層樓的建築，房間寬敞，設備整潔，住下來相當舒適，伙食由總部供應，十人一席，三餐都很豐盛，門衛雖設，而得以憑證外出，不加限制——出入證，歸我經管，方便多多。

我首先去夏廠長家——在廠範圍內——看望指揮官張有谷先生，他夫婦住處很安適，我向他報告了一經過，他認爲局勢不會很嚴重了，囑我安心靜候，他暫時不打算露面，但要我隨時和他連絡。

### 飛送要員。傳令停炸

翌晨，指揮官派人來，送便箋給我：「即飛洛陽公幹，下午返回再談。」我左思右想，猜不透他袖裏乾坤，惟有靜待。

黃昏開機盤，馳往探問，方知因中央飛機，連續轟炸臨潼等地，駐軍頗有傷亡，一切陷於癱瘓。張、楊告急，請求停炸。因此，領袖在張學良的哀懇——大錯鑄成，愧悔何益？——之下，當面頒下手諭：「……着於二十日下午六時前，暫停轟炸……」給在洛陽督師的何應欽部長，並指派張有谷指揮官，飛送蔣鼎文將軍，銜命往洛陽，面遞回報。

蔣、張冒了惡劣天候——潼關迤東，低雲濃重，只有沿河面，冒險低飛——飛抵洛陽，即向

何部長面呈諭令，並報告「領袖在彼安泰」西安情形平穩，這真正給予在洛諸將士，暨所有關切領袖政躬的人士們，帶來無比的欣慶和寬慰，稍停，即原機原人，飛返西安覆命。

### 覽勝閒談。佚事傳聞

西北軍的劫掠，主要對象，只是中央非武裝機構和不能單獨作戰的部隊——如空軍——西安市民、商號，並未遭受多大的禍害，況有東北軍，即時擔負起治安任務，市面上，很快就恢復舊觀了。

從多方面跡象觀察，大都綻露出和平的曙光，我曾到過市區遛覽，並抽暇會同李懷民族兄，參觀了著名的碑林；去華清池觀光沐浴，以及郊區的大、小雁塔、武家坡等古蹟，都作走馬看花之一瞥。

花園飯店，毗鄰開元寺娼寮，由於招待人員們的引介，一般年輕同學們，自難免涉足其間，給這個風化區，帶來一時繁榮，近水樓臺，我也曾順便去隨喜隨喜！爲了顧及小兄弟們身心健康，不得不管制他們的外出時刻——每晚八時，停發出入證，限九時前歸隊。

一架直流電收音機，原是事前購得，準備帶往固原的，幸好那天遭劫時，未被亂兵發現，成爲滄海遺珠，在營房時，惟恐驚動門衛，未敢啓用，此時正好排上用場，隨時得以收聽中央電臺播報新聞——西安臺被干擾得發不出正音來。

在和難友們閒聊時，交互談到，事件發生的當日，幾則有趣的故事；一是西北軍夥劫中央銀

行西安分行時，除將公私財物，搶掠一空外，還把一座笨重的大保險鐵櫃，推出門外，想發一筆橫財，經東北軍巡邏隊制止，告知他們：「裡面多得是金銀財寶，可是打不開，拿不走的」——銀成莫奈何——叫花子兵相視良久，知難而退，此一龐然大物，就此暴露街頭，兩三日無問津者。

二是西京招待所，高級官員們，經過一度擾攘，飽受驚嚇，到處搞得零亂不堪，平靜後，張學良派轎車，分別送往另一安適住所，有眷者，雙雙對對特別安置，最後只剩了陳調元院長——軍參院——和萬耀煌將軍家一女傭人，執事者認為，僅此一男一女，必是一對夫妻，即請同登轎車，陳院長莫知所以，處此時地，只得任其擺佈，即由之送往一靜室內，在彼此尷尬的局面下，鬧得啼笑皆非，事後，這位風趣灑脫的陳調元將軍，常自謂：「沒想到老都老了，在那愁苦危難中，差點兒，被他們給我亂點了『鴛鴦譜』。」一時傳為笑談。

這一段平靜時期裡，美籍顧問端納——原為張學良的軍事顧問，九一八後，轉中央服務——曾數度來往南京、西安間，他所乘的大型福特座機，係由高在田同學駕駛，受張指揮官之託，在一次福特機回程起飛之前，由我用障眼法——趁飛機開機試車時，灰塵飛揚之一霎那——將他的夫人和女公子，送進機艙，飛回南京，解除了指揮官一項顧慮——累贅。

## 妄想學飛。劣跡漸彰

安錫九自從接受了張學良的囑託，協同張在善，安撫中央空軍，二人接觸頻繁，搬到花園飯店後，安錫九也和我同住一起，而和張在善酌應時間較多，有時夜不歸隊，但他每發現張在善一些詭秘行動或狂誕不經的言論，即立刻向我密報，同學間曾懷疑他不忠，我絕不願意他會因威脅利誘而變節。

一天深夜，他歸來向我報說：張在善要他帶飛學習，等能單飛後，他說要飛往蘭州，照料那裡的空軍——駐蘭州空軍兩個中隊，事發後失去聯絡——安錫九認為他是想飛往延安，另有企圖。

我問他：「何以見得？」他說：「我常聽到他和吳錫凱鬼鬼祟祟的交談；又常見他那個醜陋潑辣的女人，開口『解放』，閉口『人民』又是『老毛』如何如何，張在善聽了便唯唯稱『是！』我看準了他是把我人機拖到延安去獻功，休想啊！我絕不受他驅使利用。」

無論安錫九臆測的是與不是，我也覺得張在善的行徑值得注意了，但我可以判定，只要安錫九不帶他飛行，他的任何詭計，是決難得逞的，所以說，安錫九已成關鍵人物，而他的處境，也就太艱苦了；既不肯向他靠攏，又不能和他翻臉，前瞻後顧，實難應付。

為此，我特意慰勉安錫九，要他抑制火性，千萬不可同他發生任何衝突，進一步是虛與委蛇，取得他的信賴，才能窺察出他的底蘊，知彼知己，自也不難對付了。好在張有谷飛送蔣鼎文，往洛陽傳令歸來，張學良願慮到飛機的安全，一

令把所有飛機內存油，一概漏盡，這使得安錫九有所藉口，拖延了張在善要他帶飛的一段時間，從此風平浪靜，耐過了幾天安閒日子。

## 領袖還都。普天同慶！

我記不得是哪一天的雪了，雪量不大，但氣溫降低了很多，大家都感覺，冬衣不够厚實，較少外出，湊起來打橋牌消遣。二十五日，聖誕節——耶——誕節，天氣晴朗，下午三時前後，全西安市各校學生、民衆團體、軍警列隊搖旗吶喊，出西門踴向機場，傳說是歡迎抗日名將傅作義。

六時，一位同學報說：「領袖回京了！門崗都撤走了，滿街人都在歡呼呢！」

天大的喜事啊！我急急忙忙，扭開收音機，首先聽到震耳欲聾的鞭炮聲，接着：「委員長已於下午五時三十分，安抵洛陽。」連續播報三次，又是一陣鞭炮，週而復始，繼續不停，同學們歡呼、奔跳，幾乎將樓板踏塌。這原是張學良在決定陪侍領袖回京，登機之前，先編派大批軍民，列隊向機場行進，表示恭送之意，而又不得不假藉歡迎傅作義的名義，以掩飾他過去的一切疚戾。

不管他是如何安排吧，領袖還都，乃是萬民之福，中華民族之大慶！

從那天起，大家的心情，才是真豁朗了；無拘無束無掛碍，到處任意蹈躡，街面上熙來攘往，一片太平景象，吃，是咱們國人的特長，我發現幾家羊肉餛飩子，寒夜裡吃一盤「羊肉泡饃」，

既解饒嘴，又保體溫，經濟實惠，管教你穩睡到天明。張指揮官自從把太太送返南京後，心理上的負擔輕省多了。

此時，他曾到花園飯店、營房、機場、電臺等處，作慰問式的巡視，他並想搬來飯店，和大家同住，以便共同研商整軍東歸事項，我認爲無論公私計議，此時還不宜過於公開，仍請指揮官住在夏家，會談穩便，且安錫九被張在善糾纏的事，未可掉以輕心。乃決議待航委會令到，再開始行動

### 禍首判刑。魔影幢幢！

二十六年，元月五日，張學良在京判刑——原定元月五日返西安——交軍政部嚴加管束，等於受了監禁，於是西安形勢，又騷動起來；到處張貼了些不三不四的標語，最刺眼的有「歡迎紅軍加入前線」和其他荒謬辭句。說也奇怪！當天就看到戴鳴嘴帽，綴紅汚星，穿短棉襖的男女匪徒，浪蕩街頭，人人側目，而這些魔鬼般的傢伙們，醜不知恥，有時還比手劃腳，哼唧出刺耳的狼啤歌聲，同時又有一羣身軀泛笨，面龐腫脹，搽了滿臉脂粉的女性，形同妖魅——聽說她們就是匪軍中慰勞隊。

當晚，本軍電臺重遭封閉，翌晨，住花園飯店的人，一概被強制搬回營房，禁錮起來，所幸在電臺被封閉之前一霎那，接獲航委會密電：「准各單位主管，化裝潛返。」我和另兩位負責人，匆匆忙忙溜出飯店，免得再去作階下囚。我們唯一避難所，汽車廠夏廠長家，就在廠內別院，房間寬大，且有暖氣設備原由指揮官、主任參謀居住，加上我們三個，仍很舒適。天怒人怨！第二天開門見雪，雪量不大，午前雪霽，降雪不冷化雪冷，西北風砭人肌骨，我們處暖室中，念及被迫重回營房去的同學們，幽禁在那裡，即不餒——仍受東北軍供應伙食——而衣着不全，難免受凍！（下期續完）

# 中外文庫之二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## 抗日情報戰

喬家才著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二一集合售壹佰陸拾元  
家才著

第一集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。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着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及新增文稿多篇（定價捌拾元）

第二集要目：王撫洲鐵膽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膽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勃勤周念行話少年遊。游擊能手阮清源。沉毅篤實張爲邦。英邁練達楊繼榮。朱若愚堅忍實幹。簡樸人謹誠樸。黃加持取締幫會。王志超入死出生。吳安之錚錚鐵漢。謝鎮南報答知遇。羅敬殘而不廢等多篇（定價捌拾元）

一、二集合售壹佰陸拾元。